



廿七

18
214
27



18
214
27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廿一日

時務報

第二十七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二十七冊目錄

論學校七變法通議三之七 譯書

新會梁啟超撰

總理衙門奏覆裕給諫成博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摺 附江督札

湖北何通判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且書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六冊 論上海租界章程 中印茶務及栽培

之法 論上海繅絲廠 英國水師預算增添數目 新創號燈 鬻體為祟 西

伯利亞鐵路便捷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路透電音 附雜電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日本宜以工業為國本 日相論制定憲法來歷 續第二十六冊 美國總統

演說 續第二十六冊 論孫逸仙事 續第二十一冊 論俄國日強 希臘政府

答六強國書 歐洲新議同盟

時務報館文編 續第二十六冊

盛世元音 續第二十一冊

吳沈學來稿

論學校七變法通議三之七 譯書

新會梁啟超撰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諒哉言乎。中國見敗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敵之強而敗。繼焉不知敵之所以強而敗。始焉之敗。猶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見勢迫。幡然而悟。奮然而興。不難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論起。閉關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恥變法。盡取西人之所學而學之。遂有今日也。繼焉之敗。不可言也。中國既累遇挫衄。魂悸膽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蛾附羶。其上之階顯秩。下之號名士者。則無不以通達洋務自表異。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諸西國通人之耳。諒無一語不足以發矇。謀國者始焉不用其言而敗。繼焉用其言而亦敗。是故不知焉者其禍小。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謂知焉者。其禍大。中國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謂其不知也。則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謂其知也。則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遠也。甲自謂知。而詆乙之不知。自丙視之。則乙固失。而甲亦未為得也。今人自謂知。而詆昔人之不知。自後人視之。則昨固非。而今亦未為是也。三十年之敗。坐是焉耳。

問者曰。吾子為是言。然則吾子其知之矣。曰。惡。某則何足以知之。抑豈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無幾人也。凡論一事。治一學。則必有其中之層

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讀其專門之書不能明也。譬之尋常譚經濟者苟不治經術不誦史不讀律不講天下郡國利病則其言必無當也。西人致強之道條理萬端迭相牽引互為本原。歷時千百年以講求之。聚眾千百輩以討論之。著書千百種以發揮之。苟不讀其書而欲據其外見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長雖大賢不能也。然則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雖欲知之其孰從而知之。不甯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參西法以救中國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從事也。必其人固嘗邃於經術熟於史明於律習於天下郡國利病於吾中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樞振領而深知其意其於西書亦然。深究其所謂迭相牽引互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變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國古今政俗之異而會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謂真知。今夫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其治經術誦史讀律講天下郡國利病泊其稍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壯矣。當其孩提也未嘗受他國語言文字及其既壯雖或有志於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勢必不能為學童挾書伏案故態。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於初學蹇淺之事。因怠因棄蓋中年以往欲有所成於西文信哉難矣。夫以中學西學之不能偏廢也如彼而其難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無幾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猶未為害也。西國自有明互市以來其教士已將中國經史記載譯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間法人於巴黎都城設漢文館爰及近歲諸國繼踵都會之地咸建一區。皮藏漢文之書無慮千數百種其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縟如國朝經說猥陋如稗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繙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乃至以吾中國人欲自知吾國之虛實與夫舊事新政恆反藉彼中人所著書重譯歸來乃悉一二。以吾所見日本人之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清國者西文此類之書當復不少昔遼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吾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以區區之遼猶且持此道以亡中國況聲明文物典章制度遠出於遼人萬萬者乎。

欲揀斯敝厥有二義其一使天下學子自幼咸習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說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後。今之年逾弱冠不能專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由後之說則一書既出盡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陶鑄之非十年以後不能有成益數年之間流風沾被可以大成。今之中國汲汲顧影深惟治標之義不得不先取中學成材之士而教之。養其大器以為揀焚極溺之用。且學校貢舉之議既倡舉國喁喁嚮風而一切要籍不備萬一則將何所挾持以教士取士耶。故譯書實

本原之本原也。

大哉 聖人乎。太祖高皇帝命子弟近臣肄唐古忒文誦蒙古記載遂以撫蒙古。

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國首以 國書譯史鑑乃悉知九州扼塞及古今用兵之道遂以屋明社 聖祖仁皇帝萬幾之暇日以二小時就西士習拉體諾文任南懷仁等至卿貳採其書以定麻法 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譯出西書四十一家悉予著錄 宣宗成皇帝時俄羅斯獻書二百五十餘號有 詔度祕府擇要譯布然則當

祖 宗之世邊患未形外侮未亟猶重之也如此苟其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爲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且論者亦知泰東西諸國其盛強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學原於希臘法律政治之學原於羅馬歐洲諸國各以其國之今文譯希臘羅馬之古籍譯成各書立於學官列於科目舉國習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損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極於今日俄羅斯崎嶇窮北受轄蒙古垂數百年典章蕩盡大彼得躬游列國盡收其書譯爲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譯荷蘭書泊尼虛曼才身逃美歸而大暢斯旨至今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灼見本原一發即中遂成雄國斯豈非其明效大驗耶彼族知其然也故每成一書展轉互譯英著朝脫稿而法文之本夕陳於巴黎之肆矣法籍昨汗青而德文之編今度於柏林之庫矣世之守舊者徒以讀人之書師人之法爲可恥而甯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讀人之書師人之法而來也

問者曰中國自通商以來 京師譯署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國教會醫院凡譯出之書不下數百種使天下有志之士盡此數百種而讀之所聞不已多乎曰此真學究一孔之論而吾向者所謂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謂知焉者也有人於此挾其節本儀禮左傳而自命經術抱其綱鑑易知錄廿一史彈詞而自

詡史才稍有識者未嘗不嗤其非也今以西人每年每國新著之書動數萬卷英國倫敦藏書樓光緒十年一年中新增之書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七卷他年稱是他國亦稱是美國則四倍之日本亦每歲數千卷 舉吾所譯之區區置

於其間其視一蠱一蠱不如矣况所譯者未必其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羣學日新月異新法一出而舊論輒廢其有吾方視爲環寶而彼久吐棄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即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筆受者未必能無武斷其詞也善夫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散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言語而漢文則麤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爲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爲仿佛摹寫其詞中所欲達

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乎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鄙夷而訕笑也通言四呀中國舊譯之病盡於是矣雖其中體例嚴謹文筆雅馴者未始無之而駁雜繁蕪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餘種之書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舊家以口實謂西學之書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為西學病也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

請言譯本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於是震動於其屢敗之烈恍然以西人之兵法為可懼謂彼之所以駕我者兵也吾但能師此長技他不足敵也故其所譯專以兵為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將資以製造以為強兵之用此為宗旨刺謬之第一事起點既誤則諸綫隨之今將擇書而譯當知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達於此義則兵學之書雖毋譯焉可也

中國之則例律案可謂繁矣以視西人則彼之繁十倍於我而未已也第中國之律例一成而不易鑿之金石懸之國門如斯而已可行與否非所問也有司奉行與否非所禁也西國則不然議法與行法分任其人法之既定付所司行之豪釐之差不容假借其不可行也尅日付議而更張之故其律例無時而不變亦無時而不行各省署之章程是已記曰不知來視諸往西國各種之章程類皆經數百年數百人數百事之閱歷而講求損益以漸進於美備者也中國仿行西法動多窒礙始事之難斯固然也未經閱歷於此事之層累曲折未從識也則莫如借他人所閱歷有得者而因而用之日本是也日本法規之書至纖至悉皆因西人之成法而損益焉也故今日欲舉百廢新庶政當以

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為第一義近譯出者有水師章程德國議院章程倫敦鐵路公司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衝章程等然其細已甚矣今之攘臂以言學堂者紛如矣中西書院之建置亦幾徧於行省矣詢其所以為教者則茫然未知所從也上之無師下之無書中學既已束閣西學亦罕問津究其極也

以數年之功而所課者不過西語西文夫僅能語能文則烏可以為學也西人學堂悉有專書歲為一編月為一卷日為一課小學有小學之課中學有中學之課專門之學各有其專門之課其為課也舉學堂之諸生無不同也舉國之學堂無不同也計日以程循序而進故其師之教也不勞而其徒之成就也甚易今既知學校為立國之本則宜取其學堂定課之書繙成淺語以頒於各學使之依文按日而授之則雖中才亦可勝教習之任其課既畢而其學自成數年之間彬彬如矣舊譯此類書極少惟

啟悟初津為幼學極淺之書幼童衛生編筆算數學畧近之

國與國並立而有交際人與人相處而有要約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國惟不講此學故外之不能與與國爭存內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國之本也日本變法則先其本中國變法則務其末是以事雖同而效乃大異也故今日之計莫急於改憲法必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廣譯之如羅馬律要為諸國定律之祖例異同諸國商律考異民主與君主經國之經公法例案備載一切交條約集成古今迄今字下各國凡有條約無等書以上諸書馬氏所舉製造局所譯各國皆當速譯不備載譯成可三四百卷交涉公法論似即公法例案之節本中國舊譯惟同文館本多法家言丁禮良蓋治此學也然彼時筆受者皆館中新學諸生未受專門不能深知其意故義多闕忽即如法國律例一書歐洲亦以為善本而館譯之本往往不能達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顛倒漏畧至與原文相反者又律法之書尤重在律意法則有時與地之各不相宜意則古今中外之所同也今欲變通舊制必盡讀西人律意之書而斟酌損益之通以歷代變遷之所自按以今日時勢之可行則體用備矣舊譯無政法類之書惟佐治制言一種耳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國之鑑也中國之史長於言事西國之史長於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故外史中有農業史商業史工藝史礦史交際史地理學史謂格致等名實

史裁之正軌也其新政史十九世紀史

西人以耶穌紀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

年內淳興故百年內之史最可觀近譯泰西等撰記之家不一而足擇要廣譯以觀

西人變法之始情狀若何亦所謂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也舊譯此類書有大英國

英法俄德四國志畧等然太簡畧不

足以資考鏡故史學書尙當廣譯

總理衙門奏覆褚給諫成博

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摺附江督札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軍機處交片本日給事中褚成

博奏洋商改造土貨請 飭籌抵制一摺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欽遵鈔錄原摺交 臣衙門查原摺內稱上年與日本定約准在內地改造土貨各國

援照條約皆可一律仿行從此華人自有之利權盡歸外人掌握查改造土貨莫大

於絲紗兩宗絲銷外洋皆由內地運去紗銷內地反自外洋販運如悉就內地改造

則工價較廉獲利自鉅日本請於蘇杭設埠其注意不外乎此即西人乘機奮起其

肯綮亦不外此若不設法抵制勢必喧賓奪主絕我生機上年署兩江總督張之洞

深知縑絲為織綢之本紡紗為織布之本因先於蘇州鎮江南通州無錫金匱等處

勸諭紳商開設紗廠又擬撥款專在無錫開設絲廠以冀逐漸推廣總督劉坤一回

任後亦以此為當務之急伏思洋人每爭一利必合上下財力慘澹經營而華商勢

渙情睽力分財絀自非官力為護持壹志齊心痛除向來官商隔膜錮習斷難與彼族爭權應請 旨飭下南北洋大臣各先籌款二三百萬在內地廣設絲紗機廠以為倡導並 飭下各將軍督撫酌度土宜一體興辦奉天直隸等處又宜添設織造呢羽氈毯之廠其緊要關鍵首重得人應令嚴定章程公舉殷實廉幹商人分任廠務由官認真督查不准絲毫瞻徇並准本省各官暨京外大小官紳量力附股每屆年底將章程款目由總廠詳刊送閱如有弊混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辨詰並許附股之人赴京呈控查實後除經管之人勒賠重處並將督轄之大吏量予處分等語臣等查絲紗為土貨大宗欲設廠製造抵制洋商自非官商合力廣籌鉅款不能集事上年閏五月間欽奉 諭旨令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為製造即據署兩江督臣張之洞江蘇撫臣趙舒翹電稱將息借商款銀二百一十六萬兩移為開辦商務局之用先於無錫設纜絲廠兼開繭行此外各廠擬設於上海或蘇州至織布紡紗機廠約費銀一百萬兩籌款另議各省督撫 臣先後陳奏類能仰稟 聖謨設局招商各就本省物產之宜量籌製造似於向來官商隔膜之弊已漸次消除惟辦理經年究竟籌款若干設廠幾處有無成效迄未奏咨即張之洞趙舒翹擬移息借商款開辦商務局究竟已否辦成亦無續報該給事中請由各省將軍督撫酌度土宜集股設廠官助商本逐漸推廣自足濬利源而杜外溢應照行原奏所稱公舉殷實廉幹商人分任廠務由地方官認真督查並准官紳量力附股至年底將章程款目詳刊一節前年十二月間 臣衙門議覆御史王鵬運設立商務局摺內擬由各商公舉殷實穩練之紳商派充局董仿照總稅務司貿易總冊式樣年終由督撫咨送 臣衙門以備參考業奏准通行遵照在案此次絲紗各廠應仍由各省將軍督撫查照前奏辦理各廠中如有弊混自應將經管之人勒賠重處第須附有股本始能入廠查詢原奏所稱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辨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維護嚴剔弊端但祇能握其要領不能瑣屑躬親似難深悉廠中有無弊混若有人舉發而該管大吏不為查理或竟迴護自應如該給事中所奏量予處分以儆玩泄相應請 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切實籌辦毋得徒託空言至南北洋大臣能否各籌二三百萬兩以為倡導應並請 旨飭下王文韶劉坤一迅籌辦理所有 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為咨行事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遞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本衙門具奏議復給事中褚成博奏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一摺奉 硃批依議欽此相應恭錄 諭旨並抄原奏咨行貴大臣查照

欽遵可也。等因。並抄單到本大臣承准。此查前奉 旨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經張署大臣分別派員。在滬蘇甯各設商務局。擴充商務。上海一處。據黃道稟。除前設華洋各廠外。計新開繅絲廠十二。紡紗廠一。此外聞風興起者。不一而足。蘇州一處。張署大臣 奏明。將蘇省息借商款。移作商股。分設絲紗廠各一。嗣又據朱道等。先後詳准商董黃宗憲。設立絲廠。職員黃有貴。創辦電燈。程炳仁。設立機器磚瓦廠。無錫由楊道創設紡紗機廠。鎮江據呂道先後稟詳。職員李有常。請分設自來火洋燭洋碱洋胰碾米榨油等廠。李鴻先尹壽同等。各設繅絲廠。通州原議之紡紗廠。現議改用官辦機器。作爲官商合辦。金陵由職員徐家寶。請設繅絲廠。蔭生陶永祥等。請設自來火柴公司。職員鄭勳吳德懋等。各請創設機器軋麵軋米公司。以上各廠。雖均據報有家。惟現在辦理。各係如何情形。以及此外有無續增之廠。均應由各道局。詳加確查。分別據實具復。一面仍妥爲勸辦。以期漸圖擴充。前次總署議復王侍御條陳案內。行令舉董。講求物產行情。綜核損益。水陸通衢。各舉分董。彙報物產價值。消長盈虛。卽經轉行遵辦。僅據滬道在口選舉嚴道施守。以充總董。其餘如何舉辦。未據稟報有家。亦應由各該道局切實體察。妥議籌辦。至由官籌款二三百萬。以爲提倡一節。前欲振興商務。因

官款支絀。商股難集。張署大臣不得已將蘇州息借商款。移作蘇州絲紗兩廠股本。至今重滋口實。今官款之絀。較前益甚。公中要需。尙苦無以爲謀。籌商本似非目前力所能及。茲准前因。除分行外。合行抄單札飭。札到該局。卽便遵照咨內事理。並飭查情形。逐一查議。分別妥辦復奪。毋違特札。

湖北何通判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敬稟者。竊嘗推究國家盛衰之故。亦曰人才而已矣。人才旣衰。則雖朝野清泰。一旦事患颺起。土崩瓦解。無復枝柱。若漢明之殄瘁。黨錮。遂以失國者是矣。人才旣盛。則雖境地削弱。一旦發憤爲雄。雷砰電射。各奮智勇。若德意志之振興學校。遂以崛起者是矣。恭讀 憲皇帝諭鄂爾泰曰。治天下以人才爲本。其餘皆枝葉事耳。又讀曾文正與胡文忠書曰。吾輩今日。惟當多布種子。以爲異日發生之地。 聖君賢相。厝意深遠。蓋如是其亟亟也。顧欲用才。必先育才。百尺之木。經雨露而始滋。再熟之禾。失灌溉而損秀。培之無素。才不可得而用也。欲育才。必先擇才。習嚮勒於騏驥。易以成功。施雕鏤於砮砮。勞而無益。擇之不精。才不可得而培也。往者 朝廷懲前毖後。因時制宜。知成法之難拘。思養才之宜豫。於是開圖繪之館。設練習之船。泐水陸師之堂。肇於福建。大於北洋。流行於各行省。知理之生乎器也。則爲外場以操演之。知

技之近於道也。則設內堂以講肄之。知中西之不可偏倚也。則分延洋漢教習以督課之。孜孜矻矻。維日不遑。蓋將以建自強之基。拓積衰之勢。進可以龍驤虎步。蹈藉強鄰。退可爲金城湯池。完固疆宇。英才偉畧。皆於是乎在。然而倭人一島夷耳。較其地則大小相懸也。計其兵則多寡殊絕也。乃一敗而失藩封。再敗而蹙土地。陸師望風而逃。水師束手待斃。費數十年之力。擲千百萬之帑。求其一戰之效。竟不可得。遂至資兵齎糧。殃民辱國。和局之成。古今罕見。此則海內之士。所爲拊心而長歎息者也。夫一代之才。足供一代之用。今乃聚生徒以教之。懸爵祿以餌之。而其效卒至於。是豈中國之無才耶。抑西學之無益於中國耶。熙年往以漢文教習。供差北洋。其水師學堂。冒友往來。尤爲耳目所及。蓋嘗深究其得失。覘考其效驗。未嘗不歎意則美矣。而擇取收錄之法未善。其及此不足怪也。夫所謂法之未善者何也。自漢武開利祿之途。而經術始重。歷代爲科舉之具。而文藝愈尊。上旣懸的以爲招。下自殫精以相赴。聰明智慧。莫盡於斯。此而不成。他將何望。彼西人者。以戰立國。肄兵最精。用槍礮者。必諳測量。爲探謀者。必諳圖繪。司藥彈者。必諳化分各學。專門之事。義蘊閎深。非第以步伐整齊。手足靈捷爲止境也。今乃以武夫庸豎究之。是猶說生公之法。而欲頑石點頭。彈雲和之瑟。而冀龍耳聽用其耳。指授雖切。領會終難。此一弊也。人

之難馭。兵爲最甚。德意足以撫循之者上也。聲望足以填壓之者次也。自古名將。或甘苦與共。而湯火爭趨。或號令一下。而旌旂變色。惟克愛而克威。故可勝而可敗。今學生出自寒賤。不識詩書。頗多心性浮囂。資望淺薄。一旦遽以畧通西學。躡司兵柄。旣爲士論所羞稱。必爲兵丁所薄視。驅市人以戰。非韓信其誰能。其從政者。新爲伍參所預料。此二弊也。然此猶曰學之不精。人之不服也。精矣服矣。將遂足折衝而禦侮乎。曰未也。夫兵者凶器。必志足以勝之。戰者危事。必氣足以舉之。故裴令公有三光不共之志。卒滅蔡賊。曾文正有百折不撓之氣。終清逋寇。今學生之於洋人。尊之若神明。奉之若徒隸。羨其服食之精。則見獵心喜。誇其器械之利。則談虎色變。其於中國志士仁人。奇謀壯節。概乎未之聞也。郭筠仙中丞曰。崇厚號爲知洋務者。知其可畏而已。未戰之先。志已餒。氣已索矣。見弓疑蛇。浸成虛怯。聞弦落雁。是爲孽餘。此三弊也。夫人必有敦詩說禮之風。而後篤愛國忠君之義。必有仗節死綬之志。而後成殺敵致果之才。張巡著睢陽之節。而漢書極熟。武穆建中興之功。而章表殊健。仁乃有勇。儒不負國。由來舊矣。故自三代以來。英君誼辟。崇儒右文。豈真飾爲耳目之觀。倚爲潤色之具哉。蓋欲由藝文以求義理。由義理而興節概。耳濡目染。蔚成風俗。安則可以消磨智力。而禍釁不萌。危則可以羈勒名義。而叛亂不作。恭讀 太宗文

皇帝諭令貝勒子弟就學。聖訓曰：上年我兵棄灤州，遂至永平、遵化等城相繼而失，皆由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上年明國築大凌河，援兵盡敗，猶以死守，而錦州、杏山等處亦不忍委棄，由讀書明道理，知爲朝廷盡忠也。聖謨洋洋，囊括萬禩。今北洋學生除各營咨送外，大抵仕宦落勢之家，讀書無成之輩，近來收錄尤雜，輿臺廝養，溷迹其中者，頗不乏人。而總辦堂務者，又均粗知洋語，毫無遠畧，彼固以既崇西學，安用漢文。此中奧折，非所能識也。於是讀書功課，則刪減之，能文學生，則斥革之，遂至肄武之堂，浸成濟貧之院，靡衣媮食，此外何求。請安叩頭，應聲卽是，節義之不講，廉恥之不知，而欲其忠勇奮發，凌厲無前，有斷脰決腹，一瞑不視之志，豈可得乎。此四弊也。雖然，此四弊者，究其實害，不過歲糜數十萬帑，養千百游惰之民，虛文故事，與宋元郡縣學流弊相似，於國家無大損也。而豈但已哉。夫國家創一制，立一法，必當究其始終，與夫利害之所在。流弊之所歸，輕心掉之，鮮不失常。往者廣方言館學生，逃爲買辦細崽，出洋學生，背離儒教，見於邸抄者數矣。北洋有以道府大員，閒居宴處，衣食悉效洋人。熙年實親見之，以此等不知大體之人，縱使西學精深，一旦或以事廢，則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張元入夏，而宋廷盱食，中行說入匈奴，而漢邊虛耗，其患一也。卽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仇魯謀燕，必非素志，此不足慮也。然言先

入者爲主，事偏重則致爭。方今學堂林立，人數既多，其中亦必有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朝廷求才若渴，將來破格錄用，以風示海內，或內躋槐棘，或外縮封疆，咸在意計之中。夫贊皇由任子則薄進士，史肇由行伍則訾毛錐，該學生等，既不由科目進身，其於文人學士，既存各執一是之心，必有兩不相下之勢。牛李一分，蠻觸交鬩，英國之公黨保黨，流弊已滋，朝鮮之開化守舊，貽禍尤甚。來車可鑒，覆轍方遘，其患二也。夫國家培才，當爲萬全無弊之道。達而在上，相與宏濟於艱難，窮而在下，亦各自安於義命，立法創制，斯爲美耳。今之學堂，歲糜巨萬，學者牛毛，成者麟角，揆諸始事者創設之心，已稍戾矣。幸而淘沙揀金，披榛覓路，拔千得一，厘有成者，乃不用而其患如彼，用之而其患又如此。原始要終，獨不爲之深思而審處乎。故熙年居常思發狂議，以爲今日爲治之道，非以核名實、明賞罰爲先不可。今日培才之道，非以綜中西、合文武爲務不可。若第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卽使功課之例，悉仿西人，水陸各堂，遍布行省，要其無纖毫之益，有邱山之損者，可豫必也。而欲倚爲干城，以備一朝緩急之用，是猶望蚊負山，責盲人以萬里也。蓋其難哉。區區之心，懷之久矣。乃本月於申報中，獲讀帥臺設立湖北武備學堂招考告示，舉熙年夙所私憂而竊計，與夫識見之所未及者，悉愷切言之，而津貼貧員，收錄攬越兩端，於學堂積弊，尤如燭

照計數。纖微畢見。仰見規畫宏遠。釐剔無遺之至意。伏讀之下。歡喜贊歎。以爲中國風氣之開。羣才之奮。其在斯乎。夫帥臺以經緯天地之才。而爲培植人才之計。宏綱旣舉。細目自張。此豈待下士之擬議者。顧廣集思益者。大臣之心。而摭說得失者。書生之習。熙年從事學堂。縣歷年載。愧廩給之虛糜。睹弊端之重積。嘯嚙自守。歎息彌襟。今者堂務肇興。無所用其忌諱。用敢不遠千里。上謁鈴轅。彙爲八條。實陳鈞鑿。敢云壤土細流之助。聊效獻芹負曝之忱。伏維帥臺道合古人。而濟以遠識。才蓋當世。而處以冲襟。敬聽下風。久深傾仰。倘蒙不棄微賤。訓示一二。俾得仰藉當代偉人一言之賜。以爲生平榮幸。翹企之私。曷其有旣。

附呈條陳八則

一曰派大員以資督率。三代育才興能。悉由學校。自學校之法敝。而書院之事起。因書院之規隘。而學堂之議興。然則今之學堂。蓋卽宋元郡直省書院之制。今之學堂總辦。亦卽國子祭酒省會山長之任。然南學之制。額數無多。經費有限。今則歲糜巨萬矣。山長之權。給以膏火。加之獎假。今則例有保案矣。況此次名稱仍舊。而法制更新。舉文墨之士。縉紳之流。而收取教督之。非第如各省之取具而已。當規模之肇建。實關係之匪輕。果使辦理得法。著有成效。從此一可倡十。十可倡

百。轉衍流布。授受無窮。中國自強之機。未必不寓於此。此中消息甚微。樞紐甚大。雖係一省培植之計。實有關天下消長之基。往者各省堂務。多以通知洋文。洋語道府主之。固謂量才器使之義也。不知洋語西學。迥然兩途。該員特知語文之粗淺者耳。通學問者。固須以文字爲階。而能語言者。或未盡文字之奧。地殊中西。理無二致。於是洋人窺其底蘊。旣視之甚輕。學生稍有才能。亦置不爲意。功課則奉行故事。規矩則視若虛文。熙年目擊之久矣。方今湖北人才。天下推爲極盛。擬請帥台於科甲出身監司大員。擇其貫通中西。綜覈名實者。爲總會辦。其通知洋語者。祇供繙譯之用。而主持堂務不與焉。庶壇廡生徒。旣免開輕侮之漸。而考求利弊。亦藉獲核實之功。

二曰收儒生以挽時習。中國之所以爲國者。儒而已矣。故廿四史中。十八省內。凡聲名赫濯之人。皆學問湛深之士。有明一代。士氣尤盛。以一諸生建復社。遂奔走天下者。張溥是也。以一諸生起義兵。遂連克名城者。謝陞是也。沿及我朝。頗懲明弊。然粵捻之亂。湘軍初起。殊勳偉績。多出章句之儒。而東豫諸省。以一舉貢完圩保寨者。往往而有。卽至今日。凡士論之所是者。鄉愚亦從而是之。士論之所非者。鄉愚亦從而非之。蓋科名積重乎人心。議論悉由於鄉校。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夫

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善治民者。順之使行。今 廟堂之議。一則曰開風氣。二則曰開風氣。而於讀書之士。漫不嘗省。是猶欲前行而却步也。抑熙年更有進者。大抵朝廷用舍。恒視功效爲轉移。不敢遠引。請以近事明之。往者同治初元。博採清議。重用儒臣。台諫無不達之情。京朝多外簡之事。無他。因曾左諸公。以儒生立大勳也。自法越之事起。徐中丞敗於粵。張侍講覆於閩。朝端懲艾前規。於是儒臣結舌。言官短氣者。殆十餘年。今營口之役。不戰而潰。又蹈覆轍矣。竊恐將來之矯枉過其正也。夫當今之世。守成法。泥古方。膠柱鼓瑟。固中國之大患也。然使一旦幡然決然。崇尚西學。拔用洋員。舉科目之士。文藝之說。而屏除之。摧抑之。因噎廢食。尤中國之隱憂也。何則。固以儒爲國也。竊計帥台深心遠識。豈不欲合書院學堂爲一事。而裁成陶鑄之哉。特以畛域未化。慮始維艱。未便遽以橫經之舍。變而兼肄雜家言。震盪流俗。故不爲也。然積習雖難於強化。而風氣則可以漸開。伏乞宏此遠謨。別開生面。堂中定制。京外各官。上自五品爲止。學校諸生。下至附生爲止。文理精通。方與取錄。非此數也。不在收例。俾鄭重以相須。自英才之羣集。庶幾異日科第連翩。國家旣免乏才之患。而勳猷炳著。儒術亦雪寡效之差。

未完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六冊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三月十日

整修界外街道。比預算之款。多開支五千兩。而靜安寺路。添築一街。亦在其內。其整理公家玩耍之地。多開支五千八百兩。而所以透支之故。已在局報二百三頁內陳明矣。夫開支雖過限制。而所費旣有大益於人。想各租戶必不以此爲枉費也。靜安寺義塚。及燒屍場。預算三萬九千五百兩。乃所費實五萬六千二百兩。亦多支一萬六千七百兩。而開溝及填地所費之八千兩。暨設禮拜堂所費之七千兩。均未預先籌及。加之現將告竣之燒屍場。比預算之數。多費二千兩。開銷加多。實由於此。然開銷過限最多。實在田地及房屋一款之內。緣此款僅估二萬九千兩。而所費實有十一萬八千七百兩。竟多支八萬九千七百兩。義園所需號衣器械等件。多費四千五百兩。救火隊多費一千五百兩。此數卽新皮帶車之價也。所辦料物。多支四萬二千兩。其中三萬兩。係購溝管所需。

田地款內。有打靶場。開支殊形加多。其所以加多之故。請縷言之。上次會議時。打靶場僅估七千五百兩。嗣經威金生陳請該場加濶二百尺至三百尺。所需之費。據估五千兩。原議打靶場地。應係扇式。一頭濶四十尺。一頭濶二百尺。靶地長三百尺。

潤一百七十五尺。其場廣不過五十三畝。每畝約一百五十兩。惟以上辦法。經局駁止。而核准兩頭均照潤二百尺辦理。乃又經威金生請准加潤。共廣一百三十五畝。計開支地價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二兩五分。又購地小費計八百六十兩八錢一分。又遷墳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共合二萬六千四百四十九兩八錢六分。所有購打靶場小費。局報中雖載一千二百八十四兩一分。其中有四百二十三兩二錢。係費在他處求得打靶場之用。所費本應另算。其開溝渠及平地。以及與道台所訂十尺潤分界之溝。所費計二千十四兩六錢九分。加之以上所言之四百二十三兩二錢。共合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五分。原估之價。僅地五十三畝。地形甚小。且外費均不在內。而今所言者。實廣三百尺。兩傍且均有十尺潤之分界溝。佔地一百三十六畝二分一釐五毫。又從鐵馬路開一支路。計佔五畝六分六釐二毫。又設停馬車東洋車處。計佔六畝三分四釐七毫。又靶地佔二十畝五分。此三項均未併在原估價內。況新打靶場之地價。應由舊打靶場之價除算。緣舊打靶場將作為工部局監牢之用。其地計八畝。每畝值三千兩。合二萬四千兩。是新打靶場地價。其實僅費五千兩耳。以此區區之價。而得寬廣之地。實可為寓滬諸君賀焉。而余尚有一事。必為諸君言之。否則難逃疎畧之咎。其事維何。曰求得靶場。全仗英領事韓能君一人之力。此事已商議二年。窒難殊多。迄無成議。今請由大員允准。設立靶場。及調停地主。彼因得失而起紛爭之心者。卒能相安無事。非皆韓君之善於措置。而何。余故知寓滬諸君聞之。必同深感佩矣。

擴充租界一事。上年已經工部局竭力籌畫。惟商議一切。均須時日。現當商議之際。其詳細似應暫置不提。此事寓滬西人。權利所在。關係甚大。工部局必竭盡心力。相機從事。務冀如願以償。乃接北京消息。有更改田地章程。即租界章程。竟遇意外阻難。格不能行之說。局董擬請先求行一二。尤為緊要之款。如果成功。則於辦理租界事宜。其補助誠非淺鮮也。

論上海租界章程

觀於本埠上月之事。愈足見田地章程。即租界章程之中。尚有缺焉。未備者矣。現值英欽

使麥君蒞滬之初。想工部局必乘此機會。再求各國欽使。將田地章程。妥為更改。溯在十六年之前。曾將擬改章程。寄至北京。請欽使核辦。其時眾意僉同。亦以為非改不可。但欲求更定新章。其為難之處。要在各國欽使。及總理衙門意見俱相合耳。設有一不合。即不能行。如在一年以前。欲冀京中欽使遇事商辦。彼此情孚義洽。誠憂乎其難之。今則不然。蓋因英欽使周旋其間。與駐京之各國使臣。俱能和衷共濟也。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五月 初四日

我英派此使臣之時。倫敦所有報館。於新聞紙中。論及東方之事者。皆竊竊然慮使非其人。今適簡擇此君。庶幾能稱厥職。而孚衆望矣。天津租界。近求擴充。竟如所願。從前總理衙門。卽向其求一小事。往往固執不允。現已化其膠滯之習。漸可通融。觀於准許擴充租界之事。足證予言之不誣也。所議更改田地章程一節。以北京官場而論。必當無所阻難。且現在施行之章程。謂之過舊。孰曰不宜。工部局於十六年前。寄京之議改底稿中。彼時以爲不可行者。今則必可邀准矣。十年十五年之前。所以躊躇審顧此事。未必遽行者。其故何在。蓋恐中國之人。或轉謂各國既認中國爲敵體友邦。則租界自行管束之權。殊於理不合。現在應可停止。然自前三年有事之後。亦無復存此種意見者矣。不獨中國從前許我之事。不至收回。仍歸中國自行治理。並且各處已有之租界。尙能擴充。更可開闢新口岸。求得新租界。均有治外法權之利益。此時中國無論何官。如有人告以租界事務。將歸華官辦理。有五千餘衆之外國人。或皆歸其管束。卽使果有其事。在華官聞之。必非所願。吾於此而知中國上海之地方。日後必將成爲外國一城市。其事中國已許之不言中矣。上海辦理租界章程。與前三十年情形。固屬相宜。而欲其與現時及將來情形。亦能適宜。自非更改不可。現行之章程。雖亦可以將就。並因有歷來之舊例。相沿之風氣。故能行之益堅。然使我果有完備之章程。使上海一隅。目前已佔之地步。永可保守。久後將佔之地步。亦可如願以償。豈不更善哉。夫如是。則因章程未備。而時有之齟齬。或可無所牽掣。得以從容獨行其是矣。常有人謂寓滬西人。宜留心慎思。於是欲爲此事。則阻之。欲爲彼事。則又阻之。蓋因田地章程之中。並未載及人。旣不以爲然。我祇得安於忍耐。不能悉憑律法也。細思之。良非善計。吾以上所言。誠欲趁麥欽使在滬。應將此緊要之事。陳於麥君。諒伊必能察其緩急。辦理得宜。或又謂欽使之領袖田貝君。於此事頗視爲重大。本館聞之。不勝幸甚。

中印茶務及其栽培之法

譯熱地農務報 西正月 初一日

英國所用之茶。向惟恃中國爲來源。今則他國產茶。亦復不少。而以印度爲最著。印度有亞山者。山坡之間。土性極肥。時有微風。於植茶最宜。所產之茶。大都味極醇厚。其產於錫蘭者。較諸印度。尤有近似中國茶之處。現從此等處所辦來之茶。用中國之茶。攪入其間。中印攪和之茶。亦仍爲商務之大宗。此業用熟悉茶務者多人。品嘗茶味。乃必具有真實本領。方能高其分位。厚其辛資。在伊等亦必留意於香氣滋味。二者併宜講究。務使己之舌本。極其清潔。無些微雜垢。粘滯混淆於其間。每將嘗茶數點鐘之前。決不可使小舌間帶有酒氣。及厚濁之味。庶茶之真味。立可辨出。然所

謂嘗茶者非真飲之之謂也。不過吮啜少許，既辨得其味，即吐洗其口，畧待數分鐘，亦有一定時刻，然後再取第二種茶樣嘗之。是即印度中國之茶，兩相攪和者也。伊於此等攪和之茶，時常嘗辨，方得有上等之貨，以供應其主顧。茶樹係永遠青綠，亦甚整齊，高或五尺八尺不等，其小葉色皆深綠，歲有數時，尤要留意壅培，然不甚耐久。最久不過九年，惟在此九年之內，茁發嫩芽，終無間斷，可以做茶。過此即堅枯而無汁矣。種樹三年之後，方能採取，是為初次。以故植茶之地，每逾若干年，則掘棄舊本，而補栽新枝，使是地所生之茶，可以常嫩而且鮮腴。凡第一年所採，最為佳品。採有定時，屆其時即為一層緊要工夫。其栽樹也，皆分排勻列，間留隙地，俾採茶之火，可以容足。採時必摘取嫩葉，每年第一次，在西四月杪，第二次，在五月杪，至採於六月杪者，已為第三次矣。曩有王教名格雷者，曾著成巨集，內載中國各事，伊固久居中國，畢生作客，老於世務者，其書中云：有採茶之能手，一日之間，可採至十磅或十三磅不等，惟規條甚嚴，必擇嫩葉，逐張摘取，不准求速，率意攀採，故採茶工夫，極為厭繁瑣細，樹多低矮，人須曲躬俯摘。一季之中，以第一次所採者為最嫩，大半以做上細之茶，既採矣，其次則挑揀，就細葉之中，剔去其較大者，再次則焙製，使運至遠方，不至霉變，不失香味，全在焙炒得法。茶分紅綠，各種名目不一，各以其類焙製而成。常聞欲飲佳茗，必宜在中國，或印度，或錫蘭等處，蓋其時茶未裝箱，亦未遠涉海道陸程，而味不少變也。不拘何種茶葉，必取乾燥，非曬於日中，即焙以炭火，間有數種著色較重者，多用石膏及薑黃粉，或欲其顏色蒼定，無稍參差，直用布國青擦之，使綠。現在仍有茶稅，每磅茶價，尚須另加稅項數本士，亦頗有人不以為然，謂將有礙於早餐適意之處，猶冀去此稅項，按茶誠為凡人日用所需，其在工作較輕者，或尚不甚為累，惟做苦工之輩，不可一日無此，因茶之為物，有醒胃之益，而能振其精神也。

論上海繅絲廠

譯倫敦東方報 西三月廿六日

法城黎紅官報中，近載有論上海繅絲廠之緊要關鍵，因即照譯其論曰：上海自設外國繅絲廠以來，法國意國之人，操是業者，咸若有隱憂焉。查此等絲廠，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添設驟多，難以省儉，辦法仍未能獲利。現因廠務棘手，中國政府，已豁免其應納各稅，本館承上海拔維曼行，寄來傳單，此等傳單，向來不過在美國散分，內敘上海絲廠之初設，及其阻滯之緣故，讀之頗耐尋味。茲將傳單錄左：上海絲廠之設，在二十年前，怡和洋行始為之創，僅及數年，以赴內地辦繭，諸多為難，因即中輟。後有公平與旗昌兩行，各開一廠，繼又有昌記廠，係中國人所開。五年之前，拔維

晏又開乾康絲廠其後專賣與中國人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絲廠驟增至二十九家之多有爲中國人新設者有與外國行家合開者然以言獲利直未多聞惟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九十三年又九十五年至九十六年此數年中尚有得利者餘則無非虧折矣而此數年得利之故蓋由絲價大漲並非廠中所繅之絲能賺錢也除昌記曾以繅絲獲利該廠係中國人經理其絲比外國絲廠所出者較爲公道此外從未聞能獲贏餘者良因耗費過鉅耳是卽上海絲廠虧折之大概情由也欲表其虧折之故須先論赴內地買繭情形上海絲廠類皆設於租界之內向來採辦鮮繭大都羣趨無錫因係出繭總匯之處且距上海最近其本地所出之絲亦較便宜夫在一處買繭而該處絲價僅值二十個佛郎克或廿五個佛郎克一基洛格楞繅成絲後可以售值佛郎克五十個及六十個準此而思其理似宜廠務興旺大有餘利矣惟是外國人欲往內地造竈烘繭中國官民每多阻難卽買繭亦然近雖已能去其阻難之積習然至今買繭猶費周折凡內地辦繭需用人多先期派往費用非輕每屆其時所派此等之人自往至還所需食用皆由廠中支銷此外尚有饋送官場之禮物付給各捐客之用錢及應納稅項運繭至上海沿途釐卡林立又須逢卡報完釐金以致赴內地辦繭各項外費至今尚須加及三成半內地既無存繭棧房且

有火險竊險每由此村運至彼村買齊之後又須運赴烘繭之處種種周折煩難致使買繭之人皆望交易速成得早蒞事加以中國繭戶每願自做成絲不肯售繭以故收買之人不能過於挑剔將繭運至上海惟速是求然其裝運殊不合法出售之繭中有四五成已壞或且霉爛從前絲廠止有五家而所辦之繭已攪雜若是近年絲廠增至三十家之多另有專做期頭空手謀利之輩宜其愈趨愈下有時乾繭從一基洛格楞驟漲至十二個佛郎克中國人因其價漲將所有之繭趕運上市其中甚有採摘非時成僅及半者卽如此類將來出絲之少已可知矣更因採辦之時連值大雨繭既受溼堆積鬱蒸是年無錫蠶繭比較往歲歉收三成而上海絲廠之驟增者實因九十四年至九十五年絲市暢旺今則皆形竭蹶難以支持大抵絲廠資本無多於置地造廠購辦機器先已耗其大半並無存儲之款以備緩急本年虧折無可抵補所有數家或已倒閉或在理帳經此一挫上海絲廠興旺之機必將因而久阻。

未完

英國水師預算增添數目

譯倫敦東方報西二月初五日

英國海軍大臣將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九十八年預算水師支銷開單交於議院試觀此單卽可顯見海軍將有大增添而身任海防之責者其名望亦將益震如單

內所開擬增設兵官及水手兵丁等計六千三百人使與舊有之數合成十萬五十八人內計擬添水手二千四百名火夫二千名水兵一千名又水師留後隊中之官比照上年預算數目應再增一百員統計合成一千四百員此外尚須另添機器官二百員現在海軍亦知從商務水手之中挑選人材充補水兵實為當行之急務即海軍衙門亦已洞見及此因決意設法格外整頓其留後隊中之官員兵丁於所辦公事均能盡職盡力今照單內尚擬於留後隊中再添兵一千名並使在戰船勤習操練諸多利便其中尚有一層更為緊要者係添造新船是也查添造新船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至九十七年預算之數較諸往年所費加鉅至新船隻數之多堅巨之製皆為歷來所未有此事詳細已見諸上年預算單內矣若照此單所開辦理固非易易然通盤合算船塢工程及所訂合同承造之各廠均能尅期趕辦尚稱合意本年開辦以來又添造鐵甲船四艘三等巡艦三艘四等兵船二艘雙輪兵船四艘滅魚雷船二艘尚須在配姆勃洛克定造一船以備君主遊幸所乘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九十八年所造各船有業已告成者有尚未完工者綜計戰艦十四艘頭等巡艦八艘二等巡艦九艘三等巡艦十艘雙輪兵船四艘四等兵船二艘滅魚雷船五十二艘額外備用淺水輪船八艘上用遊船一艘總共一百八艘統約喫水三十

八萬墩馬力八十萬匹中有六十六艘當於明年告竣即可備用而滅魚雷船五十艘亦在其內至鐵甲板一項本年已經大加試驗船廠遵照海軍定章備供將來造船之用此次所定章程需用各項物料皆求精選較諸從前合同條款之中所用各料高下懸殊即此可見我英製造之技與他國交爭其利者彼此相形仍可駕而上之與昔時無異總而言之本年在水師工程之中大有進境此則本館濡筆樂記而可為深幸者矣

新創號燈

譯英國公論報西三月初五日

俄國格勞恩斯擔芝基肥司尼克新報所載俄國大佐名密克蘭基無斯基者新創之發號燈前曾在麥開勞夫提督講論水師陣法之時述及並呈眾閱此燈光力頗大用之發號雖相距二十四海里亦能觀看明晰若用回光鏡以助其力即隔五十海里其號亦能明見業經俄國駐鮑爾鐵克之水師如法試驗殊為合意燈可收摺並且小巧重七磅值價一百羅布用火酒另加藥粉二種燃點藥粉係一紅一綠至用何物製成則秘而不宣無從探悉燈有二管每管之頭有一梨式之球但使壓力於球其紅綠之光即能發明如意也

靚體為崇

譯英國公論報西三月初五日

門哲士得城左近有大宅焉。人皆稱爲活特來好爾。係長來斯米侯爵之舊第也。邇因照料此屋之人將使所用之管事名侃恩者遷居其中。故復加葺治。宅距大路不遠。由門哲士得折而北。卽至其處。初有山特化爾煤礦亦在咫尺。三月之前已燬於火。英國所稱凶宅。夙有鬼爲祟者。以活特來爲尤甚。室中有玻璃匣內貯髑髏一具。云是洛及唐斯之首也。洛及唐斯者當英君主崔爾斯第二在位之時。曾居馬兵官之職。蓋世家之末裔也。今其鬼猶能禍人。怪異甚多。皆憑依於是匣。相傳唐斯生前於某夜賭博飲極醉。握刀而起。自誓於心。謂此去首遇何人。當試吾刃。及出。適遇一窮苦可憐之縫人。竟揮刀殺之。以爲應吾誓矣。倖恃有勢。援未重治其罪。自後益恣肆無忌憚。其姊及中表親同居是宅。一日傍晚有人乘車自門哲士得來。攜一匣。送交其家。匆匆而去。家人得匣頗滋疑怪。及啟視則一人頭也。乃大駭怖。傍有一書。取出閱之。字殊不工。書中畧云。是卽唐斯之首也。因在倫敦橋上與人爭鬪。被毆致斃。斫其頭而棄屍於賽姆斯江中。吾目觀其事。故函其斷脰。送之歸家。復綴於書尾曰。唐於曩時曾殺無辜之人。今此孽報殆天實爲之乎。其親屬初猶隱藏。諱不告人。然莫能久秘。終有知者。哈倫筆據中亦曾載之。且謂無地可以瘞此髑髏。雖鎖置三層鐵匣之中。尙不能禁其不爲厲云云。厥後乃置於書字窗。使其目睚常向一處。蓋

卽伊生前管轄地方之所在也。距今已逾二百餘年。人若觸之。殃禍立至。以故相戒無敢或犯者。曾有人初不之信。將擬擊破之。其念甫萌。尙未舉手。而四肢已大痛。若鬻割然。又或偶從常置之所。畧爲動移。卽致大雨傾盆。合境不安。門哲士得有一人姓勃尼特者。專考古昔異物。於一千八百年曾至其宅。見一室中器具類多古樸。而髑髏在焉。有同往之人。試將其匣稍稍移向暗隅。是夜狂風拔木。掀捲屋頂。懼而復往。還置原處。風亦頓息。每聞人述活特來好爾之異者。言皆類是。左近居民尤信而畏之。現當葺宅掃除。將何以處此髑髏。使不致怒而爲祟。殊未可知。惟該處古宅。既有此怪異之事。相傳已久。當可永爲談助矣。

西伯利亞鐵路便捷

譯倫敦東方報 西二月廿六日

有俄國肥妥瑪司替報論西伯利亞鐵路爲由歐洲到上海最近且便之徑。此路接至東方。將成爲萬國之一大血管。支絡皆通矣。此層意思。人猶未甚明曉。歐洲現與中國日本有交易往來。均用輪船。取道蘇彝士河。或涉大西洋。或經美國。或過太平洋。從勃林提西地英地至上海。往往行三十七日。多則三十九日。艙位定價頭等七百五十五羅布。二等四百二十四羅布。如走法國一路。由馬賽至上海。頭等艙位六百九十五羅布。二等四百六十八羅布。走美國一路。約三十四日。或三十

九日不等。頭等艙位六百六十羅布。同一行程。有西伯利亞之鐵路相較。其便捷爲何如。試質言之。從倫敦而至俄之邊界。計程須一日半。其頭等川資七十羅布。二等五十二羅布。由俄邊界至海參崴。經過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及薩麥拉等處。所歷路程計九千六百六十八浮司。若乘火車。每點鐘走三十浮司。計十四日可到。車價頭等不過一百九個羅布。二等六十五羅布。有奇。車價之外。尚須加快車費三成。臥於車中。凡十三夜。亦須加費。由海參崴經長崎至上海。乘俄國之船。或乘日本之船。行駛六日。頭等船價八十羅布。二等五十四羅布。從倫敦至上海。逕走此路。統計不過二十日。其川資頭等三百八個羅布。有奇。二等二百七個羅布。有奇。如果鐵路之中。有一條能徑從聖彼得堡。到范益卡。經過伏洛達。勿復繞出莫斯科。則其川資尙可減少三百五十七浮司。此路亦曾有人議及。應照此造云。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譯滑震筆記

余友呵爾唔斯。夙具偉才。余已備志簡端。措措詞猥蕪。未合撰述體例。茲余振筆記最後一事。余心滋戚。蓋自第一章攷驗紅色案起。至獲水師條約案止。卽欲輟筆。不復述最後之一事。誠以提論此事。使余哀愴。時逾兩紀。猶未慊也。然余因夕姆斯莫

立亞堆副將來函。曲護伊弟行爲。余不得不將顛末錄之。以供衆覽。據余所知。新聞紙業登三次。一見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五月六號齊尼之報。一見五月七號英國路透捷報。一卽來函。報中所述甚簡。而來函又非真實情形。余試將莫立亞堆掌教與呵爾唔斯交關之事述之。此余初次記錄也。余自締婚行醫之後。與呵交誼漸間。而呵之約同緝案。亦較疎。至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余筆記中。祇錄呵緝案三起。是年冬暨次年春。閱新聞紙。知法政府邀呵襄辦要公。而呵寓書兩次。一由那蒲恩。一由尼邁。余知呵在法。有久居之意矣。四月二十四號晚。呵猝來醫室。余甚驚訝。貌較昔瘠而黃。不待余詰問。卽語曰。余近因勞瘵。頗不能攝。養微軀。復曰。日來大忙。閉汝窗可乎。余曰。書案有燈。足資光耀。呵倚牆將窗鍵閉。余問曰。汝何懼乃爾。曰。誠懼。詰以懼何物。曰。氣鎗。詢其故。曰。汝素諗余非膽怯之徒。第禍機猝伏。不知遠避。非勇也。愚也。遂索自來火。然烟呼吸。一似藉此可以慰其積鬱者。徐曰。今日詣汝過遲。余心不安。去時擬由汝圍牆越而出。可乎。余請其說。呵以手示余。見兩手節間擊碎。血淋漓。呵曰。夫人在屋否。答以外出。曰。然則汝一人在此耶。余曰。然。呵曰。偕汝赴洲。遊歷一禮拜何如。余問何適。曰。無論何處。余聆斯言。深用詫異。竊念呵之爲人。素未得暇遊覽。余睹其面目。卽知其有要事縈心。雖未向詰問。伊見余諦視。卽已瞭然矣。呵以手搯

臂於膝。語余曰：汝殆未聞莫掌教之事也。余曰：未也。呵曰：莫才幹奇偉，形迹詭詭，遍歷倫敦，無人能悉其底蘊，而案牘累累，推為罪首。吾實語汝，誠能將伊窘蹙一次，使衣冠酬酢中，永屏蹤跡，余此生之責，可無憾矣。嗣當委棄此業，改一稍安謐之事，近助法襄理要事，得一託足處所，備極靜定，頗愜余懷。擬自此潛心化學，詎料非惟不能習靜，竟致坐無安席。蓋余習知莫掌教出入倫敦，無人能與之相角也。余叩莫生平，呵曰：莫所作之事，為繫古以來所未有，系出世家，學術淵博，尤精天算。年二十一，即推衍數理，著一書通行歐洲，以是某書院延作掌教，聲華藉甚，詎賦性很戾，屢干國憲，罔知悔悟，復輔以才智，於是負罪益深，心慮益險，坐是去職。來倫敦作亡賴長，此人所共知也。試將余偵知惡蹟告汝，凡倫敦世族中之恣睢不法，惟余廉知最詳，而莫竟有恃而無恐，能使人莫知其所為，以致優游法外，其所犯各事，如搶奪、如謀殺，如偽作簽字，竟無人舉以相屬。余知其必有異術，文飾其間，竭數年之力，欲敗其術，最後始獲一線，佈策千餘，將莫尋獲。此誠罪人中之拿破崙也。凡倫敦各案，均係莫所指使，迄未宣露，其心之敏，才之長，腦之佳，不問可知矣。有如蛛之端坐網中，絲緒數千，任動其一，內即驚覺，所作各事，無庸親行，祇須代為摩畫，羽翼既眾，立法又周，備設如欲廢一契據，或行劫，或謀命，立施一策，其黨即可遵行。比犯事獲案，伊出資

代為保釋，或陰為助訟，譬如百川源委，探索非易，人更何從疑及也。余用全力欲破其案，而莫周布黨羽，竭盡智慮，未克獲一見證，到官明證其罪。汝素謔我之才，籌之三閱月之久，覺生平所遇，此其敵矣。余心嫉其為人，尚不敵慕其才之切也。日者莫出外游歷，其時甚促，為余尾及，爰乘機布網，將莫羈縛。比至此時，行將縛至切近處所，緩三日，至下禮拜，吾知莫掌教及同黨之酋魁，均逮於巡捕矣。百年來鉅案，此為稱首，株連各種奇案四十餘起，計羣黨均難逃刑辟，設余操之過急，不待三日，伊等或漏網也。余緝此案甚械秘，而莫之機詐益深，每有動作，均為探悉。伊設計避匿，余復設計羈縻，我兩人於靜中角逐，君誠能詳記成帙，在記包探事中，當無出其右也。余自探案以來，未有經如此鉅案，而受敵亦未有如此之創者。譬之兩人互斫，伊用刃向斫，我回斫亦必校深。今晨余已將事之始末，覆逆就緒，再遲三日，計可藏事。按篇中借汝赴洲之洲字，即指歐洲言，蓋英係歐洲之三島，故除英國之外，皆以洲稱之。未完

路透電音

英戶部大臣謂東方指土不靖，延至何時，正難預料。其預算各項，斟酌再三，始行核定。本年入款計一百三兆三十六萬鎊，出款計一百一兆七十九萬一千鎊。○英國預估水師經費，決意再加五十萬鎊，並添駐開伯南非洲之地角防營，扼守非洲之險要。西

一月初○希土交戰。沙侯擬邀請各國在法京會議此事。西五月 初三日○沙侯所請會議一節未成。○希軍由班恩忒配開第亞退至阿塔。其情形正與在拉立薩相同。亦由督率無方。致兵驚惶。漫無紀律。○革雷得人。不允自行管束。轉求歸併希國。西五月 初四日○希人糧草器械。殊形缺乏。西五月 初五日○法京開賽工善會。顯宦俱到。忽然失慎。十二分鐘。全屋焚燬。起出燒焦屍身百餘口。達倫松公爵夫人。文伯爵夫人及甘立翻侯爵。又色尼亞將軍。均無下落。屍裝十四大車。誠巨災也。西五月 初六日○法京因火災。合城居喪。戲園停閉。奧皇后聞其妹達倫松爵夫人遭難之信。憂悶成疾。西五月 初七日○法京近遭火災。甘立翻侯爵幸出險。所有屍身一百四十六口。已經認領。而被災確數。尚未查悉。○達奧墨爾公爵。聞達倫松公爵夫人之訃。一驚成病。竟至不起。西五月 初八日○希軍由發薩拉潰退。所棄器械糧草頗多。此外尚有礮數尊。及世子之行李。○希臘照會各國。情願漸由革退兵。各國請為調停。但非希將其所爭利益。全交各國辦理。各國不為之力。西五月 初九日

日

雜電○臺北府訪事人來電。謂臺灣土人。今日盡改日人裝束。外縣作亂者數處。半夜一點鐘。有亂黨一隊。攻新竹縣。酣戰六點鐘始退。而新竹縣民。均恭順日人。西五月初五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日本宜以工業為國本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三十日

日本自古以農為本。一切財務。咸資賴焉。曩昔以鎖國為主。未交通西洋諸國之時。卽令人口增多。或欲變更政治。亦必取以為準的。迨於今風氣一開。與地球各國。互市貿易。已非復前日可比。然則當今之時。須觀我國土之位置。幅員之廣狹。人口之多寡。又察人民生業之情形。教育之優絀。智識之長短。以定是否宜維持前時之農本。抑宜變更往日之舊觀。是為治國為政之要務也。故標準一定。則各種行政法令。亦必由是而出。請詳論之。一曰國土之位置。及國民之秉性如何。嘗觀我邦。立國於東洋。近接乎中土。與西伯利亞。又奧洲南洋諸島印度等。亦一葦可航。此等諸地。皆以農為業。又東有美洲。亦以務農著名。凡環繞我邦者。無非諸農業國。然則採工業。須要之材料。足擅此等諸地之利矣。苟如此。則不獨補我所不給。且足以防外貨輸進。不特足防外貨輸進。且將輸出東南洋各口。而猶有餘也。由是觀之。我國地勢。可謂天眷獨隆矣。況我國工業須要之材料。亦不為尠也。現如國內所產出煤炭。工業需用。已銷十中之八。夫煤者西人所稱為工業之父也。然富饒若此。比諸德法兩國。取煤外國。以充工用。則其利便與否。固非可同日語也。況我國水力之利甚多。西人

稱水為工業之母。則利用各處懸瀑。或裝置水力電氣。足以大興工業。且臺灣新隸版圖。工業須要之材料。增加更多。則工業大興。何不利之有。又觀我國人民質性。素裕工業之天才。腦力眼力手力。均慧敏巧捷。故歐美稱我邦工業為不可及。如丹青詩歌音樂雕刻工藝等。洵凌駕歐美之上矣。雖工價不如中國朝鮮之廉賤。比諸歐美工價。則廉賤過之。用廉賤工價。製出各種工業物品。以輸出東南洋諸國。則天錫美利。足以制勝於海外貿易也。由是觀之。日本位置民性。似並以工業為本。方為妥當。二曰幅員及人口如何。日本幅員。不過僅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五方英里。合算臺灣新屬土地。幅員一萬三千三百方里。亦不過十六萬九千五百五十五英里。然人口稠密。實在比利時荷蘭二國之下。試即人數開列如左。

國名	在一方英里內人口數	國名	在一方英里內人口數
俄羅斯	八十八人	瑞威	九十五人
美國	百五人	土耳其	百四十三人
瑞典	百六十四人	希臘	五百十四人
中國	五百六十二人	葡萄牙	八百四十二人
丹麥	八百四十二人	奧大利亞匈牙利	千十人

瑞士	千七十四人	法蘭西	千百九人
德意志	千三百九十三人	意大利	千六百三十四人
日本	千六百四十九人	荷蘭	二千二百一人
比利時	三千二百四十八人		

日本版圖狹小。而所居人口。如此之多。倘謂國民以農為本。遂乃改革農務。變通耕作。開拓未闢之地。多費資本。別改良圖。亦恐未能奏功也。何則。地力有窮。收穫有限。我國幅員狹小。多山川起伏之處。欲以農為國本。決非今日之事也。況人口逐歲月而增多。故欲以收穫養我人口。亦不可得焉。則安可以農為本哉。世人或為說曰。殖民於海外。是國人所素視為賤業。而不屑就。則豈足以醫土地人口不相當之一法哉。三曰人民生意之程度如何。國人生意程度。日益長進。維新之後。大有變改。蓋由奢侈日增也。文化既進。其生意亦與之俱進。可無論已。何則。生意之程度。足以觀人民之嗜好。與期望如何。而所謂人生之幸福者。亦存於此間也。凡人生嗜好與期望。必由粗入精。自微賤而至高尚。故宜以人力補天工。是以工業當益興也。蓋工業者本補助天工。加工於其粗。以致精也。況我邦欲以彈丸黑子之地。而伍於歐美諸強國間。同享受文明之澤。豈可不磨勵工業以為國本哉。四曰文化教育。及人智進步。

如何。我國今日文化之盛。不許國人獨以農爲本業。兀兀終年於農圃。試觀彼粗知時務之才。果能守祖宗遺業。處僻壤遐陬。以從事於耕耘乎。吾知必不能安居故土。勢必出就文明之地。以謀有利之業也。且夫國家所以教育人民者。亦欲使邑無不學之人。家無不學之子耳。故教育普及。漸被四方。彼才俊子弟。卽不復蟄伏山澤之間。與猿鶴爲伍。執耒鋤以自足。此亦一定之情也。況既知增殖財源。舍舊謀新之有利。誰則肯墨守故業乎。且又有銀行之設。假借資本。實屬便宜。故工業之盛。都鄙林立焉。如造船業。製鐵局等。無非工業。觀今日之現情。實知將來大勢所趨。必以工業爲富國之本也。卽我國氣運。亦方趨向於此也。五曰與各國定條約如何。夫我邦已與各國更訂條約。將於後三年施行。按新立條約云。外國人在我邦振興工業。與國民一體。亦有專賣之特權。夫國民智識學問。雖日益長進。至工業之發達。未能無愧色於歐美之人。吾恐施行新條約之日。我邦利益。或爲彼所壟斷也。我國人動輒云利權絕。不想到實利實益之事。蓋工業之關於實利實益。決非鮮少也。則宜感興工業。以杜塞外人壟斷利益之漸矣。卽此數者觀之。我邦宜以工業爲國本。固不待贅言。往年中日之役。方罷。國人僉曰。宜增擴軍備。宜獎勵事業。今軍備既略有端緒。而未見振興事業。豈非一大缺憾乎。若夫造就工業學徒法。及工業試驗局。工人護生法等。吾將有所細論焉。

日相論制定憲法來歷 續二十六冊

譯東京日日報 西四月二十日

未完

然內亂既定。國家多費國帑。幣價大有漲落。政務拮据。因不可言。當是之時。今上議開國會。有志之士。步塵接踵。在土佐設立志館。講論政治學。於是言政學者漸衆。然未聞有能通憲法之理者。明治十四年。大隈伯建議。宜倣英國之風。然未言制定如何憲法。是歲十月十二日。上諭將施行憲法政治之事。當時余實翼贊皇猷。然顧徵諸日本國體。決非尋常變法之可比也。余奉命往歐洲。稽考憲法之事。竊謂可采列邦憲法。定爲行政之原。不知外國憲法。本有數種之異。聲色面目。習尚各殊。則歐洲所行。未必適合日本之俗也。余於此事。煞費苦心久矣。雖然。旣稱憲法。則必有參以民權之意。日本積年之政法。果許有參以民權之意與否。余實茫然不知所爲。惟恐失墜我皇上所寄託而已。遂率屬官七八人。至歐洲。先叩其碩學鴻儒。精通此學者。請其指教。今而思之。間有類於兒戲。轉覺令人發笑。然在當時。實鮮有能知憲法之理者。余在德國。請教於我那也士多。又在奧國。請教斯大因。然其所說。各有可否。言不一律。余靜聽其說。而心竊思採擇焉。旣而令各隨員。分游歐洲諸國。稽考諸國行政之得失。余則躬抵英俄諸國。當是之時。始畧通憲法政治。於是

知美爲始作憲法之國。波美兒頓諸人頗苦心焦思。遂克奏其功矣。蓋立法情形。非採用共和政治。則不可也。故以共和政治。立爲該國之制。如日本則須以君主政法。立爲制度。何則。封建之制一廢。則唯有君與臣存耳。故徵諸日本國體。又參諸當時之情勢。不敢上侵君權。又能參以民權。是爲握要。蓋我邦憲法。用意實在此也。既而稽查事畢。以明治十六年九月返國。時大久保木戶諸公。既早逝。巖倉公亦新薨。余心茫然。失所倚倚。制定憲法。開創議會之任。實責在仔肩。至十七年春。乃屬草更定憲法條例。易稿者數次。及二十一年春。始脫藁。乃陳奏上聞。於是開樞密院。下詔諮詢。遂以二十二年二月紀元節。宣布新定憲法。是爲我國改制憲法之來歷也。

美國總統演說 續第二十六冊

譯日本報 西四月十七日

外國交涉 美自開國以來。以親交地球萬國。維持寰宇和局爲政策。吾人今日亦作如是觀也。華盛頓懷聰明之資。創制國法。素以不干涉外國之紛爭爲國是。然秉正不偏。以伸張政權。發揚國勢。是予之志願也。要之。予不敢超出己所有之權外。亦不敢畏縮圈內。以行當然之道。又不欲以交戰爲名譽。自非至萬不得已之時。不欲與外國交爭。故卽至萬不得已之機。亦無交戰之事也。

調停條約 此約爲裁斷交際紛爭之良法。于八百八十六年。既於第四十九次。始開國會。至九十年第五十一次國會。元老院代議院。並贊成此意。遂欲採用於外國交涉之地位。及于八百九十三年。與英國下議院商畧。遂訂約於華盛頓府。乃吾人所提倡而成焉。蓋此種條約。實爲近世出色之良法。何則。欲不假兵力。而裁斷國際之紛爭也。然則以何物爲準的乎。曰。正義與道理是也。由是觀之。此法足以誇示各國。使各國倣效我邦也。無論矣。雖然。現訂此條約。在我元老院中。吾方冀其批准矣。此法爲人類當務之急。不可止視爲政策上之事也。將來各國政治家。必虛心商量。服吾人先見之明。庶幾歸功於我美哉。

開不限時會 不限時日。召集議員以開國會。蓋自前代總統皆不欲如此舉行焉。然當不得已之時。亦不能不迫而爲此。若非開不限時會。必有曠政務之懼。則舉行此會。固當然之道也。今財政孔急。實須開設不限時會。何則。辦議政府歲入之事者。除代議之外。別無人也。故今日若不召集議員。不開國會。是余有曠政之罪也。然我國民或生疑惑。謂遠行出京。往臨議會。頗礙諸業之利益。蓋亦誤矣。夫議員親臨院中。以行其權。本欲有利於國民。非謀國民之不利也。故欲政府整頓財務。莫如今日。國民亦已知之。則爲代議士者。固有速議財務之義也。以予觀之。選舉國會議員。已

閱一年矣。然未開國會。則民意何由而彰。如此則於公益公利亦苦末由舉耳。當今之時。不開國會。則竊恐千歲之後。咸謂吾人舉措失當也。

論孫逸仙事

續第二十一冊

譯國家學會誌

醫士坑得利。作逸仙本末記。呈於警務廳。當是之時。逸仙猶未得釋放也。記曰。中人孫逸仙。余舊相識也。前十月十一禮拜日。被中國公署拘囚之。現尙在該署。余曾識逸仙於香港。逸仙在香港大學校。嘗習西醫。余實爲其師。自千八百八十七年至卒業。學術皆別優等。既卒業。開館於葡屬澳門。距香港約三十英里。刀圭之學。頗精。其友勸移居於廣東。以普施仁術。自是之後。余不見逸仙已累月矣。一日偶訪余於香港。因言與中國政府有爭論。余乃勸逸仙就正於一律師。明日余親見該律師。問逸仙在何處。律師恐其登載於新報。堅不肯言。自是不復見逸仙者久矣。及至本年。余以三月回國。途經曠那兒陸。偶遇逸仙。逸仙云。將游英京。余乃勸之云。宜卽乘此好機會。往英京專精醫術。且云各醫學校。以十月間爲開學之期。故來英京。須在十月之前。蓋其來英京。固由於余勸也。十月一日。逸仙訪余於倫敦私宅。暫住余家一日。於是租得一屋寓焉。自後無日不至余家。朝夕相見。忽一日不見其足跡。訪諸其寓。亦復杳然。問於寓主。亦曰數日不見其在房。至禮拜六日。即十月十七日夜間十點鐘二十

分時。余忽接一確報。云逸仙被拘在中國公署。將解回中國。斬首有日矣。余得此報。不忍坐視。倉皇整衣。請訪波里的麻加得尼氏。不料門戶固閉。質之巡捕。巡捕曰。該屋無主。已閱六月矣。遂轉至麥路坡兒警務廳。申明此事。願末。又至蘇格士蘭街警務本廳。具訴此事。十八日訪醫博士滿仙氏。求其臂助。蓋滿仙氏在中國時。亦嘗爲逸仙師也。是時又得一報。委曲明亮。確是逸仙親執鉛筆。寫信於名刺中。以暗爲寄出者。於是滿仙博士亦生俠心。直到蘇格士蘭街警務廳。欲補言疇昔之夜。余所具訴之事。又同行至外務省。並具陳此事。其後滿仙博士。獨詣中國公署。請見逸仙。公署云。若人不在署內。滿仙博士乃告中國長官云。余等偵知逸仙被拘於署內。嘗具陳此事於警務廳及外務省矣。其意蓋謂中國長官等。知事既洩露。必不敢害逸仙也。余亦竊恐中國長官等。乘夜密送逸仙於本國。故私遣人於公署左右。看守四圍之地。蓋余已聞將於禮拜三。即二十日。密送逸仙於本國之耗也。後逸仙寄密信數次。余亦寄一信於逸仙云。余及滿仙博士。必同心竭力。多方講求救汝之法。自是之後。逸仙亦眠食不安。蓋恐鴆毒或藏在食中也。又見中國公署所作之逸仙本末記云。逸仙以十月十日自來公署。面謁長官。與語中國時務。談笑入神。語畢辭去。然當此之時。外人未知其卽爲曾脫法網之孫文也。是時電音既報逸仙由美至英。於是始有

怪疑之念。明日逸仙復至。乃知其果爲孫文。遂拘囚焉。先是中國政府謂逸仙必謀再舉。復返香港。故待其回來。請英國捕獲之。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逸仙自來公署。故拘禁以待北京政府之令也。泰晤士報訪事云。聞中國人自言。此事就利權上論。不過行自己之權於中國人民。本非在英皇屬土內。用強脅詐術以拘留之。且彼自來公署。故未曾違背萬國公法也。假令逸仙自來碇泊的母士河心。在中國軍艦。則艦長拘之。拔錨而去。亦屬在其權內。誰敢挾嫌於其間哉。抑在外國公署。有庇護駐在已國亡命黨魁。謂於政治上所見不合法目爲叛黨者也之利權。此律爲萬國所承認久矣。現如前數月間。英國駐君士坦丁公使。據其治外法權。假與便宜於土耳其之一輪船。以保護其亡命者。亦據此律例也。苟此種利權。可施及駐在國內之臣民。則卽行之於臣民。亦無不可。要之此種之事。實有關公使之特權。故若欲論定此事。則又當攷諸公法學家諸說。並不徵之於前例如何也。此等之事。中國素稱公法上。本屬有此利權。故舉動一出於此。然未能驟斷其當否何如也。麥佛得尼氏又云。若有一中國人自來公署內。此人罪案明白。則在中國公署內。公使行權以拘留之。外人不得干涉也。雖然如此等之事。若逸仙在公署外被拘。則中國豈得如是自專乎。可知無我英國命令。則必不能逮捕此華人也。維廉母窩克氏云。卽此事觀之。令余追想前數年。兩廣

總督所嘗辦之事。當時總督欲捕一華人有匪徒之跡者。苦心焦慮。然其人潛伏英屬之香港一隅。而不復出。於是總督不勝焦慮。從夜間密遣人拘引彼至廣東。香港太守聞之。知事關交涉。與之理論。而總督乃言在中國屬土內拘得此人。將以嚴刑置該囚於死地。香港太守忽發電音於駐廣東領事。詰責嚴峻。該囚遂得釋放。以全我英國之權。今逸仙事亦甚相似。泰晤士報亦論云。中國公署若能密解逸仙於輪船。送至本國處之以刑。得行其初志。則以犯違邦國交際禮法而論。我外務省亦必要求中國。加罰於與聞此事之官員。不知此事究竟如何爭訟也。何則。彼中國公使越公使之特權。而侵犯英國警務權。反以爲當然之事。故稱曰拘留逸仙在公署內。而不言在署門之外。蓋謂守邦國交際法也。然逸仙及英國人士等。以此事爲出於虛僞。本屬拘留逸仙在署門之外。故中國公署之行爲。實侵英國警務之權。而中國公署遂解放逸仙。是中國公使與英國爭論行事之如何。而自取敗局者矣。若夫於法律之中。則兩者固不挾一疑義也。余故云是固屬實在情形也。

論俄國日強

地球亦有機會焉。凡立國於地球之上。氣運所推移。豈有窮極哉。雖然。邇來國運消長之急。實匪夷所思。試觀列邦之情形。英國嘗誇屬土廣大。謂舉國境中。不見有太

譯國民雜誌 西四月廿四日

完

陽沒光之處。然今果何如也。法國嘗席卷歐洲。使列國臣服於己。然今果何如也。德國崛起。能敗法之雄師。遂聯成一大國。然今果何如也。意國嘗出卡布路。額路把兒爾等。以一統全國。遂樹霸於歐洲。然今果何如也。言念及此。則知國運之消長。推移亦孔亟也。今也莫斯科之一隅。爲歐人所注視。而其權勢將漸增長。顧其雄心奮發。鬱勃難禁。殊足令人寒心。然則地球之上。最可畏者。其唯俄國乎。將來時局。尤當留意矣。抑觀地球百年以來之情形。始於法國大革命黨之亂。次及普法爭戰。與意國之一統。至其小事。則有亞米尼亞。滿丁爾木我。奴文爾亞。及希臘等之獨立。稱制爭戰紛紜。靡有靜局。然法皇拿破崙崛起。與改撤維廉之閱議。足以震動歐洲之人。當此之時。俄國沈默守靜。無能作爲。雖纔開端於土耳其。即俄土戰爭及苦里美牙等。亦未足供列國之一盼。俄爲人蔑視久矣。蓋當時英國之威勢。蒸蒸日上。自外國交涉。以至訂結條約。及調停列國構爭。各國唯聽命於英。故能持歐洲之和局者。實唯英國。當時固獨擅其權矣。雖然。權勢不可久恃。未幾威望漸衰。各國咸猜忌之。至今俄勢始強。英遂如盲者。瞠乎其後焉。夫俄國何以強。以其欲交戰故強乎。抑欲持和局故強乎。其強果何在。乎。試詳哉言之。蓋俄欲握歐亞大權。非一朝一夕之故。久欲施行秘策。以酬其夙志矣。意者經營此事。即賢王亞歷山之明察。名相且里羅篤之機智。

亦所嘗焦慮。而未得其法也。及我則谷父特出。懷英邁之資。乘歐洲望和局之日。遂有所畫策焉。迨爾奴士爲相之時。歐洲憎厭干戈。益甚於前時。遂先使土耳其俯伏於彼足下。又與德竊訂約。相爲援助。是實爲俄國得司命之權於歐洲之始。及魯馬能務爲相時。大勢漸定。部伍整齊。當是之時。俄皇智勇有餘。滑多亦深謀遠慮。爾汝多福。士把羅福等。賢士滿朝。忠良接踵。何志不遂。及機會偶至。魯馬能務謂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苟欲使國家有備無患。則宜乘此機會。以排英國之威權也。遂窺法有欲復讎於德之志。且見彼財政饒富。知機有可乘。足爲我藥籠中之物。如士篤他。及他鄔龍。俄法同盟是也。此報傳至歐洲。歐人驚駭。如疾雷發聲。德人最爲震慄。蓋德國雖嘗訂密約。而絕無功效。故怏怏不樂。遂欲申交情於俄。而俄人置之不理焉。既而中日之役。起於東洋。俄人勸誘法德。干涉中日之事。法德唯唯聽從。俄於是益放肆矣。法德所以聯俄者。蓋欲鋤英在東洋之權勢也。後奧德亦稍不自安。既有麼士波拿士。及革雷得之事。歐洲諸國。俯首左袒矣。然俄亦未能掌歐洲霸權。是其故何也。曰。意國向背未定也。會有東部亞非利加屬土。亞比西尼亞之事。請援於英。英不許。雖羅馬法王。亦與聽其事。而不能決。遂請援於俄。俄乃調停之。意國亦與俄親善。近時意國太子。娶杭的帶共弄皇女。本俄國所最親也。俄能與意國結婚。意豈得

不與俄同休戚乎。況西班牙有小呂宋及古巴等之事。故請假一臂於俄國。丹麥荷蘭二國。嘗通款於俄廷。波斯亦心服之。然則除羅文爾亞外。悉與俄國親善者矣。由是觀之。俄得權勢於東部歐洲。而控制西部。其勢亦大可驚也。然亦由俄國政策之得宜耳。試觀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三年以後之政策。萎靡不振。則俄國崛起。亦何足怪哉。英嘗干涉俄土之事。再干涉革雷得亞兒美尼亞。又曾與法奧保護土國。迨後則獨任保護。至今竟不顧後圖。又不與三國聯盟。以利用其權術。他若馬關之約。土國之事。亞兒美利亞之役。皆不能善其後。是此等之事。皆未免資俄人。以便利矣。或曰。英所以坐視俄之所為者。以俄勢不足憂也。雖然。俄法若欲奪英地中海之權力。則英必不肯默爾而息。而奧意亦不敢袖手傍觀也。然英國意或如此。而是言則未免袒英矣。評論報主筆士鐵得氏。嘗論俄國云。俄自征伐回教徒時。以殖產為亟務。遂使面目一新。雖然。於本來之宗旨。未曾改變也。何謂本來之宗旨。曰在西方則欲得摩士波拿士。在東方則欲得一冬時不凍之港灣是也。是則俄雖陽以殖產為宗旨。而陰則藉以遂其素志也。可謂言簡意該矣。

未完

希臘政府答六強國書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五月
初六日

英法德奧意俄六強國聯合干涉希臘之事。希臘政府答書云。辱諸大國之教。再四

思量。然後知事情甚大。究事變所終極。亦非容易。雖然。諸大國所教之方策。恐未足以愜國人之心也。請畧開陳其概焉。蓋我國亦深喜天下和睦。與各大國盡瘁於維持和局之心。未嘗不同。嘗攷諸既往。又徵於革雷得現情。乃知敝國所以有今日之事也。我國既喜天下和睦。故深欲見諸行事。然今革雷得人民。沈淪慘境。屢欲亡其性命。蕩其貲產。敝國實不忍默視。欲拯於水火之中。豈復有他哉。但望諸大國亦曲諒敝國之苦心焉。抑諸大國謂欲使革雷得行自治制度。雖然。以敝國觀之。此事恐未能副諸大國之盛心也。昔該島嘗行各種政治。不能奏效。想亦與今日事同一轍耳。顧革雷得豎立義旗。實不始於今日。彼其境土紛然。類於無政治之國者。已經六次。是天下所共見也。事既如此。苟欲新立制度。必當擇能恢復其紀綱者。乃能有濟。不然。竊恐未能一掃革雷得之妖氛也。以敝國觀之。未知自治之制度。果足以和其民心否。吾恐其民狂躁。手執炮火。以行殘虐之事。又復如今日耳。敝國如坐視其旁。依附諸大國所為。則恐敝國貽外人以口實也。諸大國猶不省悟。敝國之言。欲以施自治制度。功績未舉。而該島已成焦土。此敝國所以不忍也。伏望諸大邦垂意加察。鑒此苦衷。勿阻撓我軍隊。俾敝國有所舉措焉。夫諸大國派艦隊於該島海面。不使土國軍隊上革雷得之岸。則敝國亦可無用派艦隊至此也。雖然。敝國軍隊屯駐該

島固由於曲盡人道。原非得已也。故恢復該島之紀綱。實爲萬不得已之措置。是貴國所素知。而不復生疑也。倭國雖不腆。自知責無可貸。本擬拯革島之民。遏抑回教徒及土兵之暴虐。責任綦重。不敢違背焉。若夫諸大國擬挽回和局。使該島人民永樂太平。則宜扶持倭國。庶諸大邦之素志。亦必得遂焉。荷島中紀綱。既已恢復。順民意之所向。以講求良法。代爲措置。不亦可乎。顧革雷得近年以來。一治一亂。反覆紛紜。備極哀慘。此倭國民所以寒心也。倭國人與諸島人。同此種族。又同此宗教。豈忍忘至親之根原。姑息偷安。坐視其慘狀哉。既辱荷諸大國之教。倭國更曲表衷情。切望諸大國行此高義。容納倭國之言。更使革島人自言願託庇何國宇下。幸甚幸甚。

歐洲新議同盟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五月初五日

去月十日。德京來函云。頃歐洲政情。如局面一變。機運方迫矣。蓋歐洲諸國權力。稍失平衡。故頗難維持和局。各國齊倡此說。自客歲九月以還。書札往來。德奧俄諸京者甚夥。今也三國商議。想已計之熟矣。付昔日三國同盟解散。而意國孤立。則意國必聯盟於英法也。意國急激黨。一旦得權勢之日。必將見諸實事。俄國本知法之輕窵。不足倚賴。將來必至俄德奧聯盟。可無疑矣。三國將訂此盟。蓋爲控制英國東部歐洲之政策。但未可測其變幻。以維持歐洲現時之和局也。

與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啟

宗室壽富來稿

嗚呼。天下大勢岌岌哉。外人知之。中國不盡知。四方或多知之。我八旗則知者三四。不知者六七也。我八旗世祿世官。休戚與共。苟非婚姻。卽是骨肉。乃記全盛之隆規。忽當前之大勢。然眉不知急。剝膚不知痛。酣然以嬉。渙然以處。危哉痛乎。其坐以待斃也。僕家貧力微。學識淺陋。竊觀天下紛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勵。不惟負咎君父。將必啟侮四方。消息甚微。所關極大。每願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謀富強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奮其才。厚培本根。力開盤錯。終日嗷嗷。逢人強聒。取笑於自守之士。見病於持重之儒。不敢灰心。惟自隱痛。念我八旗之大人。才至多。世受國恩。天良未泯。苟知時局危急。必不忍坐而旁觀。用敢不避譏彈。略陳大勢。願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閱君父當局之苦。哀身家之莫保。念子孫之流離。雪涕奮興。起謀王室。氣運不難強挽。安危可望轉圜。若驚爲病狂。笑其說夢。一旦禍至。死無以對祖父。生無以保妻孥。蒙恥捐生。相胥及溺。然後始歎填海之苦衷。諒憂天之先見。豈不晚哉。豈不痛哉。

大地之上。諸國林立。我中國居亞西亞四分之一。地之如亞西亞者。尚有五洲。西人比較諸國強弱。中國人居第一。地居第三。兵船商輪。殿居人後。願我兄弟勿恃廣土。

侈然以自大也。

中國戎禍始於道光。一敗於英。再敗於英法。三敗於法。四敗於日本。失緬甸。越南。琉球。高麗。屬國凡四。割香港。臺灣。澎湖。北徼。屬地凡四。無役不敗。無敗不失地。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弱之國。兵力不足恃也。

自和約以來。入口洋稅。歲有增加。無窮漏卮。屆六十年。賠兵費者凡四。我貨財之輸於外者。何可勝計。願我兄弟知中國爲至貧之國。生機將日促也。

同治時。德宰相畢士麻克。嘗建分中國之議。諸國因中國地大民衆。莫敢先發。自我敗於日本。此說復起。近日諸國議論。半是此事。願我兄弟知外人日日謀我。我中國將有瓜分之機也。

中國北枕俄。南接英法屬地。皆以兼併爲國者也。東鄰日本。遠交近攻。思食我以自肥者也。不入於此。則入於彼。願我兄弟知介居强大。中國有必分之勢也。

中國貧弱。無論何國。覆之有餘。所以相持而莫先者。以英俄之强弱未定也。强弱未定。以土耳其未滅也。土勢岌岌。危在旦夕。土亡將及我矣。願我兄弟思分陰可惜。爲時甚迫。無苟安以自悞也。

今日百物騰貴。由加稅也。俸餉減成。由庫乏也。稅重民貧。賊盜將起。富者貧。貧者死。推其源。皆由於日本之賠款也。國家貧弱。人人受其禍。願我兄弟無身受其害。而猶以此爲國家之事也。

俄之滅波蘭也。殺人數百萬。英之滅印度也。殺人亦數百萬。奪其財。據其土。奴其男。淫其女。日本之於臺灣也亦然。願我兄弟知人人家家。將被此害。而早圖自救也。

土國之弱也。由於國人偷惰苟安。波蘭之滅也。由於國人自私自利。印度之亡也。由於人心參差不齊。德之興也。人人有自強之心。美之興也。人人無自利之心。人人自強國始強。人不自利乃有利。願我兄弟人人懷自強之心。無自利以自害也。

中國存。詩書乃可進身。本朝興。八旗乃爲貴族。國家安。富家乃保貨財。願我兄弟思家國之相關。先謀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也。

天心向順。緬甸高麗琉球越南亡矣。天不佐暴。英俄法日興矣。則亦強者存。弱者亡耳。德小國。人人自奮而崛起。日本弱國。懼亡圖存而忽強。意亡國。百折不回而中興。人定安在。不可勝天。願我兄弟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氣運以自廢也。

子也才。父母無凍餒。臣也良。君后無危亡。我中國士果用命。何至求和。人果向學。何至才乏。今日之禍。舉國釀之。君父受之。願我兄弟思君臣之義。無卸責於君。而自矜局外之智也。

得賚賜銅匠也。思強其國，德益智之，霸圖興焉。哥倫波舟師也，思周大地，泰西之商務成焉。匹夫有志，國家賴之，愚者苟安，懦者觀望，無志者委責於人，無恥者享成於人，願我兄弟之貧賤者，先自勵也。

法之亂，世家大族糊口於四方，波之亡，世家大族放流於荒徼，自我敗於日本，外國日日講兼併，自我割臺灣，外省處處求自強，民權起，大族之禍烈，戎禍深，大族之禍更烈，願我兄弟之富貴者，先自危也。

章句破碎，大義乖，於是乎士鮮明理，華藻塗飾，真意少，於是乎士鮮實用，經有大義，五倫五常，史有大義，治亂興亡，文有實用，明理紀事，願我兄弟之為學者，先求其大，而歸諸有用也。

地不一國，國不一人，人各有心，心各有智，不察列國大勢，不知其邦強弱，不察列國論議，不知其意美惡，不察列國學術，不知其技巧拙，是謂聾聵，聾聵者，侮之媒也，願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也。

急則治標論

長洲江國璋來稿

竊維中倭議和以來，償款割地，事事受侮，我皇上不忍其詢，力圖自強，俯允部臣之請，特飭中外臣工，如有可興之利，可裁之費，有益於國，無損於民者，各抒所見。

據實奏聞，於是廣西臬司胡燏棻，進士康有為等，應詔陳言，條上時政如干事，已

奉密諭，各疆臣籌議復奏，以備採擇，並將各摺片鈔給閱看，愚嘗授而讀之，擘擘

大端，亡慮數千言，大旨不外乎力矯時弊，仿改西法二語，但其中所議，有利無弊

而斷然可行者，如折南漕汰冗員裁綠營之類，有利一害百，而決不可行者，如立銀行設有事機

可行，而必先籌鉅款者，如興鐵路設礦務創海軍之類，有外夷可行，而中國大不便者，如裁驛站設

縱使事事可行，而需費至數千萬之多，收效在數十年之後，設此數十年中，國家再

有變故，司農將如何支持耶？譬如病者，元氣本衰，忽生癰疽，醫者不攻其毒，而務培

其元，吾恐元氣未復，而化潰決裂，不可救治，無他，未明乎緩急之道也，為今之計，惟

有急則治標之一法，標治而本亦可漸治焉，治標之法，莫若各省普辦煙捐，按洋藥

自入內地以來，銷路日廣，吸食日衆，其販諸商而批發以躉售者，謂之土棧，其販諸

土棧而煎熬以求售者，謂之煙館，土棧本厚而利薄，煙館本薄而利厚，是以土棧少

而煙館多，大抵省會通衢，人烟稠密之所，鱗次櫛比，幾於徧地皆是，即偏僻小鎮，下

至數家村莊，亦復一燈相對，呼吸時聞，統計縣治，大者自五六千家，至一二千家不

等，小縣亦有數百家，今以大小牽計，每縣約有千家，煙館每榻必設一燈，多者有燈

數十，少亦有三四燈，今以多少牽計，每家約有六燈，每燈吸煙，日不下一二十起，其

售歸自吸者尚不在此數以十起計之每起至少吸煙一錢日可售煙一兩今誠欲收煙捐准其每煙一兩於例價外加收捐錢四十文以次遞加每燈每日以售煙一兩為斷官為收捐錢四十文以每家六燈計之日可收錢二百四十文以每縣千家計之日可收錢二千四百十文以二十五行省直隸州六十八缺知州一百七十八缺知縣一千二百九十八缺臺灣已交割除直隸州一缺知縣十一缺不計外共一千五百四十缺計之日可收錢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十文以三百六十日計之歲可收錢一萬三千三百五萬六千十文行之三年賠款可償行之五年國用日足然後開鐵路練海軍設機廠立學堂諸政次第施行國胡不强兵胡不精器械胡不利人才胡不出雄長五洲力圖報復彼族自不敢正眼相覷而今日償款割地之恥亦可以告無罪矣收捐之法有四一州縣實力稽查也各州縣每年編查保甲凡開設煙館之家本不難按籍而稽地方官應於奉文後責成地保按戶查明報縣親自覆查其家共有幾燈日應捐錢若干取具五家互保切結限一月內造冊申送以下月為始即行收捐如在租界開設由地方官照會領事責令一律捐繳該管上司不時訪查密派委員對冊抽查如有隱匿隨將地方官撤參以為辦事不實者戒一印諭酌收公費也既查之後每家由縣給一印諭仿保甲門牌式樣實貼門首令其據實書明店主何人是何籍貫

原只三詳性理篇正行

副行

附即歐安三韻位元義表經緯並取得單義一零二八八得合

義一九二六五四四按字學本分音義兩大類音中有義義中有音亦有音中包不全之義

有義中包不全之音此非字典畫譜不補此缺處西文經學有經學字典醫學有醫學字典非註釋其義繪出其形必致誤解今日讀中外書者皆曰漢文無洋文生動無時候地位牝牡諸名目或曰

洋文較漢文尤煩多層色數號區類諸名目混入字眼余謂漢文太含混處有單義字不少洋文太分晰處有三合義字頗多各有勝劣沈學以格致公理造元義一表尋常無同音異義同義異音之字矣然今日知公理人少不若元音切否一聞便知阿利多之言曰格致家探出新理非微一二代不信此所以吾道之窮也

性理補

噫人性天理之辨自宋儒以來皆目之陳腐庸語何輕視之也予考字義而有所覺悟不禁出廣長舌相深為天下告之性理者明德之器具字學之綱領萬物之樞紐也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稱造化之名無可為名乃名之曰有

有不二有有內只有有有外更無有一無外物入有一無外物出有有在在在在無所不有有在有不覺有者如晶球內外一質晶球亦將不覺自為晶球及若樣晶球因無比例地也有自己有因自己有故有如無有應無自己應無無有比例以有無之見或曰無有然無無

有盡實非無有也。蓋日無有者吾也。既有今日之吾。天地必不無吾。吾亦必不無天地。如吾亦無有。則何自出無有乎。無有已非無有。沈氏曰。吾之所以吾。吾之所當吾。有而已矣。有也者。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即體即用。即身即物。格致之言曰。人物更換。七日一新。夫氣血代謝時。吾時物。吾抱此幻身。應身無量。混然與天地同體。無所不是。吾自己。星辰是吾淵源。蚊蚋皆吾眷屬。吾年二十四度。變幻已不知幾千萬。吾幾千萬物。依然故吾者。非萬物皆備於吾。而能如是乎。

有則皆能有。生死死生。如水冰冰水。如是吾未生以前已有吾。吾既死之後仍有吾。今日更深信有吾。古人者已去之吾。後人者同是之吾。名所獨。性所同也。陸子之言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性同此理同也。推至西海南海北海。千百年之上。千百年之下。有聖人出。此性此理亦無不同也。至理不二。大道無外。

有則皆是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物不有空。空無非物。無物無身。無身無覺。無覺無性。一切聲色香味觸。有形質。可見。有分兩。可權。一無虛入。一無虛出。果即是因。因即是果。吾即是天。天即是吾。奚爲天堂地獄。神鬼魂魄哉。

有之爲物。無量者也。蓋太虛非心非法。無聲無臭。固無所謂幻跡色相者也。色相皆由人造。人身有限。心靈塊然。覺悟種種色相。以人爲速率。惠吾字善。逆吾字惡。易曰。字清。難曰。字濁。

一切言語文字。有反比例矣。人物智慧之分。即在比例之廣狹。比例者。有率率也。太虛者。無率率也。以有率測無率。比例亦無量焉。如疇人以幾何積微法量天。逾高而逾渺。至不可思議。維茫然曰。無量而已。

有之爲物。三一者也。有好生性。有無量活。成無量生機。有好辨性。有無量熟。成無量形色。有好信性。有無量力。自任無量生機。無量形色。永無怠煩。此三一妙性。彌綸宇宙。有地球攝力。斯行星有拒力。拒力者。地心力也。有地心力。斯有結力。結力者。愛力也。有愛力。斯有化合力。化合力者。阿屯姆力也。有阿屯姆力。斯有地球攝力。推至一切動植定流。萬殊一力。小有深淺。皆有成已成物之力。人爲萬物之靈。體用較備。力尤深者焉。全體學。小腦主運動。大腦主知覺。中腦主立志。心靈學。覺悟記思象五才。予謂不覺不悟。覺悟一才。無記無思。記思一才。象一才。運動即覺悟才。知覺即記思才。立志即象才。覺悟才。仁也。好生性爲之。記思才。義也。好辨性爲之。象才。信也。好信性爲之。只仁無義。謂之賊仁。只仁無信。謂之徒仁。只義無信。謂之浮義。只義無仁。謂之酷義。只信無仁。謂之虛信。只信無義。謂之妄信。此良知良能。三而一。一而三也。試以文字證之。覺悟才。出一切動作活字。記思才。出一切形容虛字。象才。出一切名目實字。活虛實字。即奇詭偏訓。可變幻通用。如花字。花費花。而美楊花。火字。火其書。火速漁火。是也。按中外性理之論。如同一轍。上古有上帝主宰。天命天稟諸名。立祭焚塑。刻洗割誦。拜諸禮。

神道設教。驅人爲物奴之恫。中古之性。有清濁僞混。氣質玄明之分。紛紛無定論。太過者廢形色相。毀分別性。頑如木石。以枯寂無爲爲旨。毫無生趣。不及者私心惟義利是圖。辱身忘命。近世格致叢興。義理漸精。宗印度巴門教者。有路氏。創人由猴變之說。宗希臘。可必梯尼。教者。有鄧氏。創天良卽重心之論。二氏皆耶教中人。大違厥旨。所論皆有實理。亦無奈其何。夫儒者卽物求道而已。物卽在道。道卽在物。茲天道實學。知者尙鮮。或理解雖圓。非行莫證。人性之凶險詭詐。生命之顛覆慘毒。甯有時耶。安得遇魁閎寬通之士。共與參最上乘妙諦。行大自在哉。

盛世元音凡例

一是書沈學新著。本名天下公字。英文由爾字三而。昔司的姆。一切名目。斟酌自定。一切圖樣。剖驗自繪。撰論七篇。由原本英文譯出。限於篇幅。不及其半。

一全書七篇。體用講言音來源。字譜論古今字樣。性理辨文字義理。文學別文法用。反切附字母表。反切表。書法附啞音寫讀等法。末篇沈學以文字爲機心。可以格物。末篇稿未定。一丙申八月。登申報。就學訪道者不少。其告白曰。創製新字。譯天下音義。八下鐘。盡人能悟。志在廣播傳證。並不因利。投一名刺。便可就學。如有更勝善法。願酬洋三千元爲資。敬無遺言。茲三逾月來。就學訪道者日盛。伏祈海內。不視爲小道。幸甚。光緒丙申冬月沈學識。

此書已完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馬禮孫	Morrison	活特來好爾	Wardley Hall
威倫斯	Willans	哀來斯米	Ellesmere
倭汪恩	Schwann	侃恩	Gairns
湯克斯	Tonks	山特化爾	Sandhole
克爾佛	Culvert	洛及唐斯	Roger Downes
巴尼屋	Bornes	崔爾斯第二	Charles II
湛恩孫	Jansen	賽姆斯	Thames
栗得爾	Little	哈倫	Harland
田貝	Denby	勃尼特	Burnitt
倍克	Baker	勃林提西	Brindisi
渾的坡克	Windibank	薩麥拉	Samara
奧肥亞	Serbia	浮司	Verst
勃爾華里亞	Bulgaria	范益卡	Viarka
夢堆乃格洛	Montenegro	伏洛達	Vologda
雷乏尼	Reveni	夕姆斯莫立亞堆	James Moriarty
拉立薩	Larissa	齊尼乏	Geneva
透乃服斯	Tyrnavos	那蒲思	Narbonne
格雷	Greig	尼邁	Nimes
黎紅	Lyons	開伯	Gape
拔維晏	Bavier	班恩忒配開第亞	Centé Pegadia
基洛格楞	Kilogramme	阿塔	Arta
配姆勃洛克	Pembroke	達倫松	D'alencou
格勞恩斯坦芝基	Kronstadtski	甘立翻	Gallifet
肥司尼克	Viestnik	色尼亞	Zunier
密克爾基無斯基	Miklachevski	達奧墨爾	D'aumale
麥開勞夫	Makaroff	發薩拉	Pharsala

中西文合璧表

本館告白 本館於外埠應寄之報無不按期寄出 閱報諸君如久不接到即宜

從速函詢倘為時太久始行見告則本館無從追究亦概不認賠惟希 鑒之

本館告白 本館及務農會並無人在外募款如有慨助經費者須逕寄上海本館掣

取收票以免貽悞

附勘誤記 第十八冊文編第三頁劉石誤作劉越石又第二十四冊繼父誑女破

案條內賀司默哀及兒二十五冊誤作賀斯姆安及耳由譯音本無定字故有參

差繕表時偶未及檢遂致重列合并更正

不纏足會告白 啟者本會原定五月朔開辦惟事屬創始必須集思廣益方能妥定章程頃

各友來函已多良法美意為原議所未及猶恐腹地遼區 賜函未達特再展一月俟章程

酌定然後開辦海內 君子幸詳思可行之法及會中應辦之事速函見教將來當將來函

彙印弁諸會籍其願入會及願充會董者亦請隨時將台銜住址寄至本會一俟六月朔日

開會之後凡會董處當將會籍寄上以便廣勸其人會者皆有勸不纏足歌一首奉贈此啟

新出湘學報 湖南新設湘學旬報約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門深通

中外之故議論明達體例精善廣開風氣實倡中國學報之先爰綴數言以告天

下之講求實學者計每本一角二分由本館代售

